

柔情總被無情戲

你將風雨留給我
敢問避風港在哪裏
你將溫柔還給我
試問一蝶夢何處覓
越是想留你 留下是冷冷冬季
越是怕失去你 那腳聲了無痕迹
痛非痛是你不知我的痛
傷非傷因你不知我的傷
痴非痴由你不知我的痴
愛怎能說還就還
情怎能說了就了
臺上曲終臺下泣
是誰為誰演悲劇
此時此刻才領悟
柔情總被無情戲
縱有避風港何必去
一蝶夢由他無痕迹

刘天擎 作于 2006 年 6 月 15 日

第一重境界：和一個自己所愛的人結婚。

第二重境界：和一個自己所愛的人及他(她)的習慣結婚。

第三重境界：和一個自己所愛的人及他(她)的習慣、還有他(她)的背景結婚。

處在第一重境界的夫妻,婚姻相對穩固。

處在第二重境界的夫妻,婚姻比較穩固。

處在第三重境界的夫妻,很少見到有離婚的。

婚姻：嫁給了習慣和性格

在這個世界上,那些白頭偕老的人,一生基本上都結三次婚。

第一次是在飯店里,在親朋好友的恭喜和祝福中,與

一個自己所愛的人結婚。

第二次是在家里,兩人經過幾年磨合,互與對方的習慣結婚。

第三次是在家族里,與對方的各類親情結婚。

第二次和第三次結婚與第一次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沒有隆重的婚禮,也沒有親友前來祝賀,惟一在場的是雙方的默契。

真正的婚姻,往往都是發生在最後的兩次。

現在好多人結婚兩三年就離婚了,如果仔細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原因就是沒把自己的婚姻從第一境界推入到第二境界。

大家都知道,沸騰的水能殺死細菌。熱戀和沸水一樣,也能殺滅當事人身上的缺點

改變世界的臉

作者:憶君

1984 年,加拿大記者布萊恩·斯圖爾特走在埃塞俄比亞的提格雷省公路上,連續幾星期,他看到了饑荒最可怕的一面:那里看上去像是世界末日,人人都在尋找食物,700 萬人瀕臨餓死,一個難民營里每天至少死亡 100 人,其中多數是孩子。

一天早上,布萊恩來到了一個天主教設立的食物供給中心。在那兒,他看到了一張面孔——

3 歲大的玻函·沃爾杜,她躺在父親的臂彎里。布萊恩走近她時,她甚至從她父親的手臂中滑了下來,掉到了地上。職業記者的敏感告訴他和他的同行,他們最好悄悄走開,讓這個女孩在尊嚴中死去。外邊,她的墓地已經挖好,緊挨在其他死者邊上。

奇迹出現在幾個小時後,一個護士抱着玻函告訴他們:“我認為她能活下來。我給他注射了體液補充劑,希望

她能挺過來。”——布萊恩和同事把這個情景拍攝了下來,並通過加拿大廣播公司在北美地區播出。

玻函的面孔讓世界注意到了埃塞俄比亞的苦難。1985 年夏天,規模龐大的巨星義助非洲慈善演唱會(LiveAid)對全球 10 億觀眾進行現場直播。經過剪輯的玻函錄像幫助演唱會發動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道主義捐款行爲,那場慈善義演籌集到了約 3 億 3 千萬美元的善款。

1995 年,在饑荒結束 10 年後,13 歲的玻函和布萊恩愉快交談:“今天,我看到如此多美麗的事物,我慶幸自己活着。”她跟布萊恩討論她的學習成績,她的人生計劃。2000 年,布萊恩甚至專程趕到埃塞俄比亞參加她的大學開學典禮。

2005 年 7 月 2 日,巨星義助非洲慈善演唱會(LieveAid)在 8 個發達工業國家同步舉行,全球幾百名最知名的歌星和 100 多

萬名歌迷都在呼籲富國幫助非洲國家擺脫貧困。在倫敦的 LiveAid 演唱會上,一名害羞的非洲女孩與巨星麥當娜同台演唱,這個女孩正是玻函·沃爾杜。

慈善音樂會發起人向觀眾介紹說:“20 年前,她距離死亡只有 20 分鐘,因為 20 年前舉行的 LiveAid,她今天才能在學校里學習農業。現在,她就站立在你們面前!”

此時,演唱會的大屏幕上出現了玻函瀕臨死亡的圖像。對比台上的健康女孩,在場觀眾無不熱淚長流……

不要輕看你可以做到的小小的善,因為,愛一經傳播,就會改變世界。



婚姻有三重境界

和不足。

那些熱戀中完美無缺的白馬王子和小鳥依人的姑娘,進入婚姻這杯不溫不火的水之後,缺點和不足會像細菌一樣重新回來。

這時你必須跨入婚姻的第二境界,和他(她)的習慣結婚,接納和包容他(她)的缺點和不足。否則,婚姻就會因根系過淺而萎縮。

那些本來是非常恩愛的一對,幾年後莫名其妙地離婚了。十有八九是拒不進入第二境界的結果。

婚姻進入第二境界之後,就很少有人把離婚挂在嘴上。在心理上,他們已接受了對方

性格中的不足。有的甚至還把對方的這種不足變成自己的一種關懷。

這時的婚姻是甜美和溫馨的,呈現出的最大特點是寬容和互補。

然而,婚姻的溫馨並不能代表婚姻的穩固。穩固的婚姻

還需要第三次升華,那就是與對方的各類親情結婚。

也就是說,把你對他(她)一人的愛擴展到他(她)的父母和親友。並且在這種愛中,對婚姻有了智慧的領悟:

你的另一半不單單屬於你,他(她)還屬於他(她)的父母和朋友,甚至還屬於他(她)自己。婚姻一旦進入這種境界,也便進入禪定的狀態,想分開都非常難。

在愛情的世界里,許多男人往往誤解婚姻就是娶一個女人,而忽略了還要娶過來女人自身的追求,以及女人身後的背景。

許多女人誤解婚姻就是嫁一個男人,而不知道還要嫁給這個男人的習慣和性格,以及這個男人背後的家族。

這種認識上的錯誤,讓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看到了不少破碎的婚姻。



有一年,去日本,天氣正由盛夏轉秋,人到富士山腰,租了匹漂亮的栗色大馬去行山逕。低枝拂額,山鳥上下,隨身聽里放着新買來的三弦古樂。抿一口山村自釀的葡萄酒,淡淡的紅,淡淡的芬芳……蹄聲得得,旅途比預期的還要完美。

我在一座山寺前停了下來,那里貼着一張大大的告示,由不得人不看。告示上有一張男子的照片,奇怪的是那日文告示,我競大致看明白了。它的內容是說,兩個月前有個 60 歲的男子登山失踪了,他身上靠腹部的地方因為動過手術,有條 15 厘米長的

疤痕,如果有人發現這位男子,請通知警方。

叫人用腹部的疤來辨認失踪的人,當然是假定找到的已是屍體了,否則憑名字相認不就可以了嗎?

寺前痴立,我忽覺大慟,這座外形安詳的富士山于我是閑來的行腳處,于這男子卻是殘酷的埋骨之地啊!時乎,命乎,叫人怎么說呢?

而真正令我悲傷的是,人生至此,在特徵欄里競只剩下那么簡單赤裸的幾個字:“腹上有 15 厘米長的疤痕!”

原來人一旦撒手了,所有人間的形容詞都頓然失色,所有的學歷、經驗、頭銜、土地、股票持份或豐功偉績全部不相干了,真正屬於此身的特點競可能只是一道疤痕或半顆蛀牙。

山上的陽光淡寂,火山地帶特有的黑土踏上去鬆軟柔和。而我意識到山的險峻:每一轉折都自成禍福,每一岔道皆隱含殺機。如我一旦失足,則尋人告示上對我的形容詞便沒有一句會與我平生努力以博得的成就有關了。

我站在寺前,站在我從不認識的山難者的尋人告示前,黯然落淚。

遠東紀念公園

FAR EAST MEMORIAL GARDEN, LTD

8592 Darrow Rd, Twinsburg OH 44087

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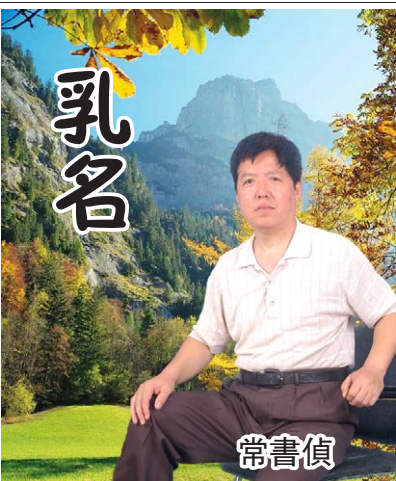
Office: 3030 Superior Ave Room #104, Cleveland OH 44114

我們提供各項服務,大小壽地,各式墓碑,普通式和豪華式,如果需要詳細資料,請打電話: EDDIE NI:330-352-7788

穴位從\$750 起,開幕期間有各種優惠,請勿錯過良機!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

身澤風
添後水
福人福
增壽又
·
可既定
為可一
自陰處

預先選
擇一處



乳名,顧名思義,是吃奶的娃兒的小名。娃兒一落地,爹娘很快就會給他起上乳名。娃兒在乳名的聲聲呼喚中,漸漸長大成人。

給娃兒起乳名,是鄉俗。有句鄉諺是:“胡叫(名)亂叫(名),閻王爺不知道。”因為嬰兒剛生下來,能不能長大成人,當爹娘的心里總是捏着一把汗。民間流傳着这么一種說法,給娃兒胡亂起個乳名,貓啊狗啊的,閻王爺不知是添了一口人,因此,娃兒的魂就不會被勾了去,壯壯實實地活下人來。

起乳名很是隨便,也很隨意,沒有深思熟慮,更不用去推算八字,測測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娃兒一生下來,爹聽到街上有狗叫聲,順嘴就給娃兒起個乳名叫“狗子”。若再生了,就“二狗”、“三狗”地推下去,好記,好叫、省心、省事。因此,在鄉下,貓、狗、豬、馬、牛、羊,石頭、瓦塊、坷垃、茄子、葫蘆、蘿貝頭,都是娃兒乳名的上佳選擇。乳名遍地是,隨拾隨撿,有中聽的,有不中聽的。叫得時間長了,中聽的更中聽,不中聽的也變得順溜親切了。

乳名是一粒飽滿的鄉情的種子,在娃兒的心窩里發芽、生根,在鄉親的呵護下茁壯成長;乳名是故鄉給娃兒打上的烙印,任你走遍天涯海角,故鄉永遠認得你!最讓人難忘最讓人感到親切的畫面是:傍晚時分,黑影兒下來了,村莊被飄浮的炊煙纏繞着,娘站在街頭或者村口,喚着娃兒的乳名,讓貪玩的娃兒回家吃飯。娘的聲調總是拉的長長的,一聲又一聲。聲聲呼喚摻和着炊煙好聞的味道,何時憶起來,不能不讓人有一種溫馨得想落淚的感動。

這爹娘和鄉鄰挂在嘴上的乳名,這親得跌骨碌馬趴的乳名,一直叫到娃兒上學,老師、同學才會喚他的學名。但自家親人和街坊鄰居,喚乳名會喚到他娶媳婦的那天——成家啦,再不是赤屁股的娃兒啦,再喚,怕人家媳婦不高

興。打這天起,在外人面前,爹娘便開始生硬地喚兒的大名,但稍不注意,就會走了嘴,因為乳名對於他們來說,喚着太順了,不經意間,咪溜就出來了。起初,外人不知喚誰,稍傾,便是心領神會的開懷的笑聲。

在你人生的道路上,別人對你的稱呼會越來越多。例如:小李會變成大李,大李會變成老李,如若你在某一方面有所建樹,受到人們的尊重,老李還會變成李老。或者,人們稱你先生、師傅。再有,你出息大了,人家尊你縣長、市長。但稱呼再多,墊底兒的,還是爹娘給你起的那個土得掉渣兒的乳名。有朝一日你從遠方回來了,父老鄉親親生了,認不出你了,只要你一報乳名,就會喚出滿街筒子的人,老少爺們、

孀子大娘,一個個都會喚着你的乳名親熱地嘮上幾句。聽着久違的乳名,聽着親切的鄉音,你早已淚濕衣襟了。

乳名,是故鄉不枯的狗尾巴草;乳名,是鄉間祖祖輩輩不老的民謠;乳名,更是一壇陳年老酒,一但打開它,你就會醉倒在家門口。

中國讀者來稿

伊利華報

ERIE CHINESE JOURNAL

編輯部

社長 / 主編: 浦瑛
總編輯: 劉元華
版面 / 網頁編輯: 程里賓
法律顧問: 黃唯

特約記者: 鮑仁君
撰稿人: 劉以棟 劉天擎
匹茲堡總編: 楊士釗
哥倫布責任編輯: 陳青杰